

韓愈發牢騷的技巧 《進學解》「詭道」發微

張 覺

韓愈的《進學解》是膾炙人口的名篇，它已被廣泛地選入了各種古文選本及教材。韓愈寫此文的目的，當然是為了發洩他懷才不遇的滿腹牢騷，抨擊當權者的不明與不公。但他並未直截了當地指責有司，而是委婉曲折、含而不露地表達了自己的怨憤之氣。前人總結此文特點云：「巧于避忌，最為得體。豈兵行詭道，文亦行詭道歟？」（見清 李扶九選編、黃仁黼纂定的《古文筆法百篇》）這種委婉曲折、含而不露的「詭道」是值得我們重視和借鑒的。這作文之「詭道」具體包括了哪些手法呢？我看至少有以下幾種。

一、設問設答

作者沒有直接用自己的議論去指責有司，而是借助師生之間的問答來說明道理，來抒發自己的不平。文章首先假設國子先生教訓諸生引出全篇的議論：當今登崇俊良，有司明而公，業精行成，必能獲選，學生們應努力進學。緊接著又借學生之口，對他的不平遭遇提出質疑，以事實反駁先生的教訓：先生業精行成，卻屢遭貶謫，處境狼狽。有司如此不公不明，你的教訓不是欺人之談嗎？進而再設計了解嘲式的解答，對學生的質疑進行辯解：我自己業未精、行未成，投閒置散，乃分之宜，非有司之不公不明也。顯然，作者真心要吐露的所有的事實、道理與情感全是托他人之口說出來的。正是由於在作者與讀者之間置入了這一個第三者——學生，因而造成了一個緩衝地帶、緩和了作者和讀者之間的氣氛，取得了委婉含蓄的效果。

二、人揚己抑

作者設問設答的辯解形式，本之於漢代東方朔的《答客難》、揚雄的《解嘲》以及班固的《答賓戲》。（當然，以對話的形式成文，早已有之，如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，但都是實在的對話記錄，

並非假托。至於假托的對話，也早已有之，如《莊子》中的寓言。但設問答以辯難解嘲，也就是《進學解》的直接淵源，恐怕還是《答客難》、《解嘲》、《答賓戲》。）但《答客難》諸篇皆是人抑己揚，以別人之口極貶自己的無能，再以自己之口極誇自己的不凡。此篇則人揚己抑，以別人之口極力褒揚自己，而以自己之口極力貶低自己。善於翻用前人之法，別出心裁，不但使人耳目一新，而且取得了更為委婉含蓄的藝術效果。因為自誇自讚來抨擊有司的不公與不明，便太直太露，往往會得罪當權者。而此篇以怨懟激憤之詞托之人，自咎自責之詞托之己；胸中抑鬱，全借他人說出，自己則心平氣和，通情達理。如此，則言之者無罪，聞之者知愧。作者自貶自抑，姿態如此之高，有司之不公不明者，何以不自愧萬分呢？所以當時宰相讀後，旋生悔心，讓韓愈改任史館修撰，改官比部郎中。

三、正話反說

本篇借學生之口所發的議論，是正話正說，鋒芒畢露，顯而不藏。但借自己之口所發的議論，卻往往是正話反說，這樣也取得了委婉含蓄的藝術效果。如作者以自己之口來貶低自己、褒揚有司，實際上是在褒揚自己、貶低有司；表面上自謙自寬，實際上是自誇自嘲；表面上達於事理，實則是滿腹牢騷；表面上強調要埋頭進德修業，不計較有司之公不公、明不明，實際上是發洩自己懷才不遇的憤懣，抨擊有司的不公不明。

從文字的表達技巧上我們也可得到一些這方面的消息。如作者不用肯定句式，說「有司既明又公」，而運用雙否定句式，說成「無患有司之不明」、「無患有司之不公」。一般地說，雙重否定便是加強的肯定，但作者這裡卻別有用意。勸人「無患」，實是自己有患，所以有司之不明不公已不言而喻。倘若有司明而公，大家根本「無患」，哪裡還要勸戒呢？正如有人說「別怕他」，實際上已表明「他」有可怕之處，否則何必多此一舉呢？再如反問句「誰云多而不揚」，一般地說，反問是肯定語氣的加強式，但在這裡作者也別有用意。因為若多者必揚，則無人發此言，作者又去指責誰呢？既有指責，則必有言者；既有言者，則必有此事。所以「多而不揚」實是無容置疑的事實。再如「其遇于世何如也」，不正面說「其不遇于世」，而以問代之，引發讀者去進一

步思考，含不盡之意於言外，也顯得委婉有致。又如「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，言雖多而不要其中，文雖奇而不濟於用，行雖修而不顯於眾」四字，「雖」字一讓，其實也就肯定了先生的確是學勤、言多、文奇、行修的，所以這表面上似乎是對學生所說的「先生之業」、「先生之於儒」、「先生之于文」、「先生之于為人」四段話的辯解，實則是肯定了學生的議論。總之，作者能巧妙地使用種種語言形式，表達出與字面相反的意義，委婉得體，竭盡其含蓄之妙。

四、借古諷今

在第三段中，作者極力褒揚孟子、荀子在儒家思想發展中的巨大貢獻，並極力渲染他們不遇於世的悲慘結局，表面上是為古人抱不平，實際上是以孟、荀自況，以儒家的衛道者自居，宣揚自己遠繼儒家道統的功績，並抒發自己不見信於有司的憤鬱不平之情。但因為表面上是在述說古人之事，所以既表達了自己的心意，又取得了委婉含蓄的效果。

（引自《國文天地（第12卷2期）》，國文天地雜誌社，1996年7月）